

此中義如其味。故應遠離言說著。常不放逸思惟義。」

於如來所住善士想者。隨念世尊是說法師。發起恭敬。

於正法理起久住想者。作是思惟。何能由其聞如是法。令勝者教。久住於世。

復次於法若講若聽。將自相續若置餘處。另說餘法。是則任其講何法事。不關至要。故須正為。決擇自身。而聽聞之。譬如欲知面上有無黑污等垢。照鏡知已即除其垢。若自行為有諸過失。由聞正法現於法鏡。爾時意中便生熱惱。謂我相續何乃至此。次乃除過。修習功德。是故須應隨法修學。本生論云。「我鄙惡行影。明見於法鏡。意極起痛惱。我當趣正法。」是如蘇達薩子。請月王子宣說法時。菩薩了知彼之意樂。成聞法器而為說法。總之應作是念發心。謂我為利一切有情。願當成佛。為成佛故。現見應須修學其因。因須先知。知須聽法。是故應當聽聞正法。思念聞法勝利。發勇悍心。斷器過等而正聽聞。

第二說法軌理分四。一思惟說法所有勝利。_二發起承事大師及法。_三以何意樂加行而說。_四於何等境應說不說所有差別。

若不顧慮利養恭敬名等染事。而說法者勝利極大。勸發增上意樂中云。「慈氏。無染。

法施。謂不希欲利養恭敬而施法施。此二十種是其勝利。何等二十。謂成就念。成就勝慧。成就覺慧。成就堅固。成就智慧。隨順證達出世間慧。貪欲微劣。瞋恚微劣。愚癡微劣。魔羅於彼不能得便。諸佛世尊而為護念。諸非人等於彼守護。諸天於彼助發威德。諸怨敵等不能得便。其諸親愛終不破離。言教威重。其人當得無所怖畏。得多喜悅。智者稱讚。其行法施是所堪念。」於眾經中所說勝利。皆應至心發起勝解。其中成就堅固者。新譯集學論中。譯為成就勝解。諸故譯中。譯為成就勇進。

發起承事大師及法者。如薄伽梵說佛母時。自設座等。法者尚是諸佛所應恭敬之田。故應於法起大尊敬。及應隨念大師功德。及其深恩起大敬重。

以何意樂加行而說中。其意樂者。謂應安住。海慧問經所說五想。謂於自所應起醫想。於法起藥想。於聞法者起病人想。於如來所起善士想。於正法理起久住想。及於徒眾修習慈心。應斷恐他高勝嫉妬。推延懈怠。數數宣說所生疲厭。讚自功德舉他過失。於法憚吝。顧著財物。謂衣食等。應作是念。為令自他得成佛故。說法功德。即是我之安樂資具。其加行者。謂先沐浴具足潔淨。著鮮淨服。於其清潔悅意處所。坐於座已。若能誦持伏魔真言。海慧經

說則其周匝百踰繕那。魔羅及其魔眾諸天所不能至。縱使其來亦不能障。故應誦咒。次以舒顏。具足審定義理所有喻因至教。而為宣說。妙法白蓮經云。「智者常應無嫉妬。說具眾義和美言。復應遠離諸懈怠。不應起發厭思想。智者應離一切惑。應於徒眾修慈力。晝夜善修最勝法。智以俱胝阿庾喻。令眾愛樂生歡喜。於彼終無少希欲。亦不思欲諸飲食。噉嚼衣服及臥具。法衣病緣醫藥等。於諸徒眾悉無求。餘則智者恆願自及諸有情當成佛。為利世故。而說法。思彼即我安樂具。」

於何等境應說不說。所有差別者。如毘奈耶經云。「未請不應說。」謂未啟請不應為說。雖其請白亦應觀器。若知是器。縱未勸請。亦可為說。如三摩地王經云。「若為法施故。請白於汝者。應先說是語。我學未廣博。汝是知善巧。我於大士前。如何能宣說。汝應說彼語。不應忽爾說。觀器而後行。若已知是器。未請亦應說。」復次毘奈耶經云。「立為坐者不應說法。坐為臥者不應說法。坐於底座為坐高座不應說法。妙惡亦爾。在後行者為前行者不應說法。在道側者為道行者不應說法。為諸覆頭。抄衣。雙抄。抱肩及抱項者不應說法。為頭結髻。著帽。著冠。著鬘。纏首不應說法。為乘象馬坐輦餘乘。及著鞋履不應說法。為手執杖。傘。器。

劍、鉞及被甲者不應說法。」返是應說依無病也。

於完結時共作軌理者。由講聞法所獲眾善。應以猛利欲心迴向現時究竟。諸希願處。若以是軌講聞正法者。雖僅一座亦定能生如經所說所有勝利。若講聞法至扼要故。依是因緣。則昔所集於法法師。不恭敬等一切業障。悉能清淨。諸新集積亦截其流。又講聞軌至。於要故。所講教授於相續上。亦成饒益。總之先賢由見此故。遂皆於此而起慎重。特則今此教授。昔諸尊重殷重尤極。

現見此即極大教授。謂見極多由於此事未獲定解。心未轉故。任說幾許深廣正法。如天成魔。即彼正法而反成其煩惱助伴。是故如云初一若錯乃至十五。故此講聞入道之理。諸具慧者應當勵力。凡講聞時。下至應令具足一分。講教授前第一加行。即是此故。恐其此等文詞浩繁。總略攝其諸珍要者。廣於餘處應當了知。教授先導已宣說訖。

第四如何正以教授引導學徒次第分二。道之根本親近知識軌理。既親近已如何修心次第。初中分二。令發定解。故稍開宣說。總略宣說修持軌理。今初

攝決定心藏云。「住性數取趣。應親善知識。」又如鐸巴所集博朵瓦語錄中云。「總